



ZHONGCHANGPIANXIAOSHUOJUAN



新中国

60年

辽宁文学精品大系

XINZHONGGUO60NIANLIAONINGWENXUEJINGPINDA XI

辽宁省作家协会◎编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之际，也有着堪称丰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学资源。从现代文学史看：当年影响卓越的东北作家群，其重要成员大多是从这里起步跋涉，走向全国与世界的。他们生活与创作的新的根基，对辽宁文学流脉的基本判断，是我们今天研究、总结辽宁当代文学的起点。六十年来辽宁文学的创作实绩，无论是从现有文学创作的年轻一代作家，他们的创作中一直流淌着**辽宁人民出版社|全国优秀出版社**，散发着鲜明、浓郁关东风情，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家的创作也同样如此。新时期三十年的辽宁文学创作，在题材、体裁、风格的多样性上多有尝试。但不论是文坛耆宿还是年轻一代作家，他们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流淌出来的关东气息，是黑土地给自己儿女的无私馈赠。六十年之际，我们精心编选了这套文学大系作为向新中国六十年华诞的献礼之作，同时也是对我省六十年文学创作的全面回顾和总结。辽宁文学六十年各个主要文学门类的创作，对于编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体现时代的统一，兼顾作者的代表性，尤其注重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中产生的影响。入选大系的作品为作者在辽宁工作生活期间的创作成果。为体现作者的代际特征，入选作品一般不超过三篇（部）。大系各卷所选入的一千四百位作家的近三千篇（部）作品，总体上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辽宁的创作成就。其中解放以来的作品占多数，这一方面说明新时期三十年以来，我省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繁荣期。广大作家解放思想、摆脱旧有创作思想的束缚，勇于突破篇幅所限，本次只能以存目的方式收入。近年我省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以长篇居多，本书也只能以节选的方式选入。翻译文学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他们在某些门类的优秀作品可能没有尽数收入，不能不说是遗憾之憾。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选者水平所限，六十年的优秀作家、作品难免会有珠光闪烁，在文学的花园里为当代乃至后来的读者所关注。辽宁作家在过去的六十年里辛勤耕作，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展望未来，辽宁作家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为一甲子。甲子之年回顾辽宁文学走过的历程，总结六十年辽宁作家的创作成就，别有意义。辽宁地杰人灵，历史悠长，也有着堪称丰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学资源。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全国优秀出版社



中长篇小说卷

ZHONGCHANGPIANXIAOSHUOJUAN



新中国

60年

辽宁文学精品大系

XINZHONGGUO60NIANLIAONINGWENXUEJINGPINAXI

辽宁省作家协会◎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中国 60 年辽宁文学精品大系. 中篇小说卷/辽宁省作家协会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205-06715-1

I. ①新… II. ①辽…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辽宁省—当代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长篇小说—图书目录—中国—当代

IV. ①I218.31 ②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232385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156mm × 227mm

印 张: 44 $\frac{1}{4}$

插 页: 1

字 数: 625 千字

出版时间: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田 杨

封面设计: 丁末末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张 洁等

书 号: ISBN 978-7-205-06715-1

定 价: 568.00 元 (全九卷)

前言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

六十年为一甲子。甲子之年回顾辽宁文学走过的历程，总结六十年辽宁作家的创作成就，别有意义。

辽宁地灵人杰，历史悠久。在辽宁这片面对大海的黑土地上，不仅有着一片旷远的开发、征战和现代大工业建设，也有着堪称丰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学资源。仅从现代文学史看，当年影响卓著的东北作家群，其重要成员大多是从这里起步跋涉，走向全国与世界的。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东北解放的进程，一批从延安来的优秀文艺家，又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生活与创作的新的根基。

对辽宁文学流脉的基本判断，是我们今天研究、总结辽宁当代文学的起点。六十年来辽宁文学的创作实绩，无论是从现代文学一路走来的出身于东北作家群、出身于延安的老一代作家，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投身文学创作的年轻一代作家，他们的创作中一直流淌着辽宁文学的传统血脉，关注现实，文风雄浑、质朴，散发着鲜明、浓郁的关东风情，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道特色鲜明的风景。中国当代作家创作数量丰硕的时期出现在新时期三十年。辽宁作家的创作也同样如此。新时期三十年的辽宁文学创作中，老一代作家老树新花，以饱经沧桑的大笔书写黑土地的沧桑流变；年轻一代作家既吸收老一辈作家的优秀传统，在深度关注现实的同时，也积极借鉴国内外现代创作手法，在文体的多样性上多有尝试。但不论是文坛耆宿，还是年轻一代作家，他们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流淌出来的关东气息，是黑土地给自己儿女的无私馈赠。

六十年回首，辽宁作家的创作在总体上呈现出的最鲜明的特色是对东北作家群和延安革命文学的宝贵传统的继承。以贴近时代与人民的现实主义为根基，并不断加以发展和充实。这一点在辽宁老、中、青三代作家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面向时代的自觉，使读者从辽宁作家的作品中能够感受到新中国前进的脚步和这一方土地变革生活的气息。当代生活一直是辽宁作家关注的中心。敏于感应时代，勇于揭示社会生活

的深层面，表现人的心灵悸动，是辽宁文学六十年来主色调和基本特质，成为表现时代、鼓舞人民的瑰丽篇章。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精心编选了这套文学大系作为向新中国六十华诞的献礼之作，同时也是对我省六十年文学创作的一次集中梳理。大系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新诗、诗词、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翻译文学九卷，力图全方位地展示辽宁文学六十年来辉煌成就。

以每卷四十万字左右的有限篇幅来描绘和总结辽宁文学六十年各个主要文学门类的创作，对于编者，不是一件易事。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力求体现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现实标准和文学史标准的统一，兼顾作者的代表性，尤其注重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中产生的影响。入选大系的作品为作者在辽宁工作生活期间的创作成果。为体现作者的代表性，如无特殊原因，同一作者在同一卷的入选作品一般不超过一篇；同一作者在本书系中的入选作品一般不超过三篇（部）。大系各卷所选入的一千两百余位作家的近三千篇（部）作品，总体上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辽宁的创作水平，同时也标示了全国文学的思潮流变和不平凡的发展。从收入作品的数量上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作品占多数，这一方面说明新时期三十年以来，我省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喷薄期，广大作家解放思想、摆脱旧有创作思想的束缚，创作出一大批富有时代感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时间对文学作品的自然淘汰功能。

长篇小说由于篇幅所限，本次只能以存目的方式收入。近年我省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以长篇居多，本书只能以节选的方式选入。翻译文学卷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一些优秀作家在不同创作领域均有建树，为尽量让更多作家有展示自己作品的机会，他们在某些门类的优秀作品可能没有尽数收入，不能不说是遗珠之憾。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选者水平所限，六十年中的优秀作家、作品难免有所遗漏。好在真正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是不会被时间湮没的，大浪淘沙，他们的作品仍会珠光闪耀，在文学的百花园里为当代乃至后来的读者所关注。

辽宁作家在过去的六十年里辛勤耕作，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展望未来，辽宁作家一定会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记录人民的心声，成为辽宁时代发展的有力见证。

2009年10月

目录

前 言	(001)
-----------	-------

开不败的花朵	马 加 (001)
--------------	-----------

迷人的海	邓 刚 (064)
------------	-----------

啊，索伦河谷的枪声	刘兆林 (095)
-----------------	-----------

爸爸，我一定回来！	达 理 (149)
-----------------	-----------

蓝旗兵巴图鲁	庞天舒 (204)
--------------	-----------

闲坐话边地	谢友鄣 (271)
-------------	-----------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孙惠芬 (310)
-----------------	-----------

雪村	方明贵 (357)
----------	-----------

老师本是老实人	孙春平 (384)
---------------	-----------

利斧之刃	中 夙 (439)
------------	-----------

英雄	陈昌平 (489)
----------	-----------

身份	刁 斗 (522)
----------	-----------

冰雪荔枝	李 铁 (580)
------------	-----------

蚂蚁上树	马秋芬 (617)
------------	-----------

L形转弯	于晓威 (662)
------------	-----------

编后记	(698)
-----------	-------

开不败的花朵

马 加

马加（1910—2004），满族。辽宁省新民人。肄业于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参加左联、抗日救亡工作，主编《文学导报》。1946年在东北文协从事专业创作，主编《文学战线》。1949年后历任东北作协主席，辽宁省作协、文联主席，省作协名誉主席。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江山村十日》、《红色的果实》、《北国风云录》等长篇小说7部，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等，另有《马加散文选》、《马加文集》。

—

五月梢，在蒙古草原上，到处都是开不败的花朵。

这里是东科尔沁中旗大草原，一望无边。

响晴的天头，天空瓦蓝瓦蓝的，连一丝一挂的云彩也没有，燕子在天空飞着，鹅鹂唱着歌。

地上是一片崭新娇绿的草色。在草棵子里，开放了蓝色的马兰花，粉色的喇叭花，小瓣的猫眼睛花，素淡的野菊花。风吹过来，簇簇的五花杂

草全在点头哈腰，车轱辘菜尖又尖，狼尾巴草挑起了小旗。

有四辆胶皮车，出了通辽县城，朝西北方向走。车把式耍着鞭杆，马撒欢儿，胶皮轮子在草上压了浅浅的沟。

这支干部队伍，一共有三十多个同志，有军事干部，群众工作干部，妇女干部，文艺干部，另外有十几个随身带的警卫员。“九三”胜利以后，他们为了贯彻“七大”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东北根据地，解放全国人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延安的窑洞，别离了宝塔山，渡过黄河，跨过吕梁山，在张家口又耽搁了一些时间，几个月的行军，形势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5月中旬到了通辽，才知道四平已经撤退。从通辽到开通的铁道被掐断了，他们又是多么急于到哈尔滨的东北局去，去参加新的战斗。现在，只有通过这片东科尔沁中旗大草原了。

从通辽到瞻榆县，中间有二百多里大草甸子，茫茫无边。人地生疏，情况又不熟。听说前几天，蒋介石派白云梯到内蒙古进行活动，勾结地主武装，密谋策划反革命叛乱。同志们都明白，这次行军是非常危险的，说不定还会有什么意外。但是，大家都下了决心，谁也不愿意留在通辽，就到大风大浪里闯一闯吧！

领队的是曹团长，是个老红军。他跟着刘志丹闹过土地革命，抗战以后，他到了八路军挺进军，带着一个主力团挺进到北平附近，为了开辟北平根据地，一直深入到承德山区。在敌人层层封锁下，他指挥部队作战从容自如，蹲在指挥所的战壕上，把望远镜一晃，眼睛一立，胳膊一扬，下了决心，指哪打哪，打哪胜哪。打完了仗，他把望远镜一撂，大红脸一松，和同志们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大家和他在一起，都觉得心里托底，也有了胆子。

曹团长心里怎样盘算呢？他想：内蒙古自治联合会已经开过了会，乌兰夫同志作了政治报告，东蒙西蒙联合一体，内蒙的革命势力是靠得住的。又有一小队蒙古骑兵，给干部队做向导，再加上干部队本身携带的武装，六支大枪和二三十支短枪，觉得问题不大，他很有信心，一定能把干部队带到哈尔滨。

车轮子在草地上轻轻地滚，车不沾土，马蹄不沾地，一猛劲，就跑了一截子地。四辆大车，全放开了长溜，中间隔着草棵子，前边的蒙古马露着白耳梢，哐哐地叫唤，一听多远。

甩手无边的东科尔沁中旗呵！前无边，后无际，中间是一片草海。

曹团长多年在华北坚持抗战，从陕北到华北，从晋西北的吕梁山，到平西的百花山，七八年时间，都在山沟里和敌人兜圈子，不是行军，就是打游击，真有些腻了。现在，他看见了这大片平坦的草原，眼睛敞亮，心情格外痛快，浑身上下都觉得轻松。他吸了一口新鲜空气，野草是那么清香，淡淡地冲着鼻子。他摘下了图囊，用胳膊触着旁边黑胡茬子的王耀东，兴奋地对他说：

“老王，你看，这是多么大一块草原啊！”

王耀东穿一套八路军的旧军装，灰不溜丢的，敞着风纪扣，露着粗布衬衣领子，好像才下战场一样，软帽遮上套着一副毛边的玻璃风镜，遮着窄腮帮子大颧骨，显出风尘满面的样子。他的眼睛盯着草地，心里想着草地，他是多么稀罕这草地啊！他生在东北农村，记得小时候，村前就是一片大草地。他在草地上放过马，割过草，捉过蝥蛄，抓过蚂蚱。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流亡到关里，他已经十四年光景没有回到东北了。现在，他真想在草地上打个滚，唱一支《松花江上》，全部精神贯注在大草原上，曹团长用胳膊触地，仿佛被蚊子叮了一口。

“老曹，你走吧！从西满到南满，从南满到北满，尽是大平原。”

曹团长问：“哈尔滨附近也是平原么？”

“一路上你看不到山的。”王耀东骄傲地笑了笑，扬着手说：“什么也挡不住我们，这里铁路四通八达。不是国民党占领了四平，我们坐火车，一天工夫就到哈尔滨了。”

“这里真是好地方。”

“东北是我们革命的宝库。”

“老王，到东北局，你想做什么工作？”

王耀东很自然地说：“听从组织分配。”

曹团长知道王耀东一直在军区里工作，他从这方面来考虑问题。

“我相信组织上还会让你干这一行，蒋介石来进攻我们，我们干军事的，就闲不下。”

曹团长哈哈地笑起来，红脸蛋晒得快冒油了，脖子上套着望远镜的小皮带，车一颠簸，那小皮带上下一抽一动，不住地摇摆。

这工夫，大车走进一片蒿草地里，蒿子溜马腿肚子深，洋铁叶子打着车轱辘沙沙地响。

王耀东和曹团长唠一会儿嗑，转过了脸，用手拍着身旁的刘群，他是一个专区的农会主任，为人和气，一向做着群众工作。

“老刘到东北根据地，一定能大显身手。不发动群众，军队就不能打胜仗。”

刘群有一种朴素的作风，随随便便。别人的言语碰到他，他不恼火，他说到别人，别人也不觉得伤人。

“要说发动群众，要让一半给女同志，林秀，你不反对我的话吧！”

在干部队里，林秀是唯一的女同志。她原来在延安妇委工作，常到乡下调查研究，她听到有人叫她，从车尾转过脸来，露出红红的颧骨，圆下腮和高鼻子。两只大眼睛望着大草原，仿佛在思考着什么。曹团长看她没有出声，打趣说：

“林秀一定考虑做妇女工作。”

林秀眨眨眼睛，沉静地问：“为什么？”

“为什么，女同志嘛。”

林秀不服气地摇了一下头：“女同志为什么不能做旁的工作。我们来到东北，不发动群众，怎能站稳脚跟。”

大车朝西北方向走，车把抽着牲口，不停地扬着鞭子。胶皮轱辘在草地上滚。曹团长想了解内蒙古的地理，问王耀东说：

“咱们是朝达尔罕王府走么？”

王耀东老练地说：“不走达尔罕王府，一会儿拐向东北贾家营子去了。”

“老王，这里你全熟悉么？”

“这是家边子道。地上每一朵花，我都能叫出它的名字。”

“哈哈，老王，你真是一个东北人。”

这时候，有一个扁脑勺子的青年赶过来，骑着一匹小青马，背一枝马枪，扯着马嚼子，凑到车厢跟前，和王耀东认了老乡。

“王副团长，你也是东北人，咱们是老乡呢！”

二

这个扁脑勺子青年是西满军区的一个班长，姓赵，大家管他叫赵班长。他到通辽出勤务，跟着干部队回西满军区，想不到路上碰到了老乡，又是从关里来的老干部，心里觉得格外亲切，见面熟，话也特别多。

“王副团长，你有多少年没有回家了？”

王耀东打个迟，摸摸黑胡茬子，望着赵班长红鲜鲜的脸蛋，一边想，一边说：“打‘九一八’算起，现在已经14年过头了，年头可不少啦！”

赵班长仰起脸，讲他自己的情况说：“我今年20岁，‘九一八’那年，还是个5岁的小孩子，什么也不知道。听说日本兵占了北大营，跑到大街上看太阳旗，糊里糊涂当了牛马。”

王耀东追忆说：“那时候，我在北大营当排长。”他想起当时九一八事变的情景，又是感慨，又是忿恨：“日本兵往我们头上撂炮弹，死的死，伤的伤，不死不伤的人都急得直跺脚，想拼一下刺刀。可恨蒋介石那个混蛋，给张学良打电报，左一个不抵抗右一个不抵抗。我们一生气，就拉出了东山嘴子，后来参加了平东洋的义勇军。”

赵班长眨眨眼睛，想起了一件事：“我听老人说，平东洋打到沈阳城外80里，把日本兵吓坏了，6月里割了高粱，铁道两旁截了树，老人说是‘满洲国’的劫数。”

太阳猛热，四外风平浪静。草原上蒸发出一股苦辣的青草味，到处飘荡。鹅鹑在天空上飞来又飞去。花丛里，逗留着红翅膀的蝴蝶。

赵班长摆着马嚼子，提起缰绳，让他的小青马追上了大车，便于说话。

“你出去以后，一直没有回家？”

王耀东正在抽着旱烟，望着烟袋锅里的火星子，心里千头万绪，皱了皱眉毛。

赵班长只顾扯着马嚼子，追着车，好像没有看见王耀东的脸色，一直往下说：

“这些年变化可大了。”

王耀东顺嘴问：“沈阳总站还是那个样子么？”

赵班长说：“它的南边修了市公署，四层大楼，西边就是公园。”

王耀东望着小伙子的脸，感触地说：“我离开沈阳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空场呢！”

“皇姑屯和沈阳也连起来了，过了三孔桥，全是一片新盖的房子。”

“我离开家的时候，那里也是一片空场。”

“铁西区你也不知道吧？”

“不知道。”

“那里全是日本人后盖的工厂。”

“有多少工厂？”

“有多少工厂，我也不知道。工厂高高的烟囱，像一片树林子。”

王耀东望着远方的天空，舒展地吐了一口气：“工厂越多越好，反正是劳动人民盖的，等东北一解放，我们就把工厂接收过来。”

曹团长爽朗地笑着说：“东北一解放，说不定我们要改行，到工厂里去工作呢。”

王耀东兴致勃勃地说：“我们接收了这么多工厂，就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

车上的人们都参加了谈话，你一言，我一语，谈起话来海阔天空。刘群乍到东北来，碰到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提到沈阳的工厂，使他羡慕不已。林秀的心情也是异常兴奋的，没有来东北之前，她的脑子里已经装满了大豆高粱，森林煤矿，再加上铁路的网，森林似的烟囱，把她的美丽的想象力更加丰富起来。她希望车把赶快抽着牲口，恨不得一下子走上工作

岗位。

王耀东一边抽旱烟，一边和赵班长谈话，仿佛在享受一种快乐，见了家乡人，又问长又问短：

“沈阳的小河沿还热闹么？”

“热闹，它的后边不是达尔罕王府么！”

曹团长插着问：“达尔罕王府不是在草地上么？谁把它搬了家！”

王耀东回答说：“有两个达尔罕王府，一个在东科尔沁中旗，一个在沈阳小河沿。”

赵班长问王耀东：“你记得不记得，沈阳大南门里的张大帅府？”

“张作霖和达尔罕王还有亲戚呢！”

王耀东讲完了，又抽一袋旱烟解解乏。赵班长放开马嚼子，从从容容地、任着马的性子走，快就快，慢就慢，牲口勒草叶子吃，也不轰。车上的人呢，都喜欢听故事，刚到东北来，好像什么都是新奇的。曹团长几次抢着王耀东的烟袋，让他往下说：

“你讲下去吧！达尔罕王是干什么的？”

王耀东顺手放下了烟袋，对车上的人说：“有48家王子，达尔罕王是48家王子的头子。

“他是一个大封建头子！”刘群加上这个政治名词。

“老刘，你说对了！”

“大封建头子，一定会享受。”

王耀东咧着嘴，苦笑了一下：“那还用说么！达尔罕王可神气啦！吃着猴头燕窝，山珍海味，喝北京的虎骨酒，抽热河的大烟土。他的老婆戴着珍珠翡翠。他自己吃喝玩乐不算，还养着一帮喇嘛，给他念经祷告。不当喇嘛的就给他牧马，种地。草地上搭着王爷的窝棚，有了收成，都要给王爷纳贡。”

曹团长笑着脸说：“我听说有靠山吃山的，还有靠草地吃草地的。”

赵班长插了一句嘴：“就靠草地活着。”

王耀东说：“后来，达尔罕王挥霍过度，光景就不济了。他把通辽这

一带草地卖给张作霖，开垦牧场。张作霖兴屯垦军，用皮鞭子撵蒙古人搬家，牛羊给抢光了，牧场卖光了。”

刘群听得生了气，捏着拳头，在车厢上擂了一下，出了一口气：

“张作霖是军阀，纯粹是大汉族主义！”

曹团长在一旁说：“他和蒋介石一模一样。”

“真像一个妈养的。”

“照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说法，早把民族取消了。”

胶皮车颠了几颠，过了一片土包，走到西拉木伦河跟前了。车把吆喝着牲口，停下车，人们从车上跳下来，望望后边的草地，一片确青。赵班长骑着小青马，慢慢地走来，拉了一截子地。

三

西拉木伦河流过了桃花水，河槽子窄窄的，两旁流着沙子，中间浮着白沫、木片、草叶、粪屑，跟着浪花飘走，飘到遥远的草原尽头。河滩上，落了几只白毛的水鸟，吱吱叫唤一阵，看见了大车，吓得飞到河的对岸去了。

过河的时候，一个车把走错了地方，走到深水庭里，水上了车铺板，牲口没了肚子，车上的行李湿了。这时候，王耀东跳下河去，又吆喝几个警卫员，帮助车把拉出了胶皮车，上了岸，裤子已经湿得水涔涔的了，直滴着水。

又前进了，蒙古向导在前边走，后面跟着胶皮车。

草原慢慢深了。

王耀东坐在高高的行李上，叉开大腿，一边晾裤子，一边望着深深的大草原。草原上的风景该多么美呀！青青的草叶，红红的花朵，黄蔓子，紫根子，高高低低青枝绿叶的秧棵，他已经14年没有看到东北的草原了。现在，他回来了，他觉得是怎样爱这地方呀！

可是，他讲的达尔罕王的故事，是怎样使人恼恨呀！

太阳高高的照着，旷野里没有一点风波，大车在草地上走着，轻悄悄地像是不沾地，曹团长打着望远镜，用胳膊触着王耀东，让他讲那未完的故事。

“老王，你接着讲下去吧！达尔罕王把草地卖给张作霖，蒙古老百姓不起来反抗么？”

王耀东说：“蒙古老百姓是很强悍的，当然要反抗啦！那时候有一个英雄，名字叫嘎达梅林，反对过张作霖和达尔罕王，在这个草原上打起游击，很可惜，后来淹死在西拉木伦河里了。”

曹团长耸耸眼泡，问道：“是刚才我们过的西拉木伦河么？”

“就是那条河。”

“我们过了河，还不知道。”

“这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英雄的故事是要永远流传下去的。”

“老王，你把你的英雄故事讲到头吧！”

车上的人们都兴致勃勃，为了听故事，不知道乏，不知道饿，大车走了多远，也记不清了。王耀东也是兴致勃勃的，讲起嘎达梅林的故事，自己很受感动，分外提起了精神头：

“让我从头说起吧！嘎达梅林的家是东科尔沁中旗的舍伯吐，离这里大约有50里。他的本名叫嘎达，梅林是他的官衔。他是达尔罕王府里一个小武官。家里有一个老婆，名字叫牡丹，一个亲戚的女儿名叫天吉良。嘎达梅林的为人很慷慨、直爽、大胆、勇敢，好骑马打枪，有正义感，也交了一些半农半牧的朋友。”

“他是接近群众的，他的起义一定和接近群众有关系。”讲话的是刘群，他分析情况，总是联系到群众路线。仿佛又作了结论。

“我想也是有关系的。”王耀东老练地说，点了点头。“那时候，张作霖的屯垦军太霸道了！骑在蒙古人的脖颈上拉屎，见地就开，见牲畜就抢……嘎达梅林气极了，领着达尔罕旗的老百姓，到奉天城里去告状。达尔罕王和张作霖一个鼻孔出气，撵走了告状的老百姓，把嘎达梅林革了职，押在达尔罕旗的监狱里，准备枪毙，不让走漏消息。王府里有一个小孩，

平常和嘎达梅林有交情，偷偷地给牡丹送了信。牡丹听了这个消息，一点也不犹豫。一把火烧了自己的房子，留下了亲戚的女儿天吉良，骑上驃马，挂上盒子枪，会合暴动的老百姓，准备给她丈夫劫狱。看狱的是巴萨拉达，一来，看见牡丹带来的人马很多。二来，自己的良心受了感动，打开了狱门，放出了嘎达梅林。旗里的蒙古人，听见嘎达梅林出来了，高兴得了不得。推举他做起义的领袖，一号召，送子弹的送子弹，送粮草的送粮草，也有把自己的儿子送来参加的。骑着马，带着洋炮、快枪，轰轰烈烈，在蒙古草地上拉起了队伍。把屯垦军打得稀里哗啦，达尔罕王吓破了胆子。”

故事讲到热闹的时候，车上的人情感都激动了，恨不得跳到草地上，帮助嘎达梅林打游击。沉不住气的人就乱吵乱嚷，追问下落：

“老王，真急死人，你快说呀！”

王耀东撇着黑胡茬子，阴着脸，望望大家热情的脸，难过地抽了一口冷气：

“到后来，嘎达梅林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困难起来，子弹少，粮草缺，纪律差，没有共产党领导，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张作霖和达尔罕王看他是眼中钉，一心想消灭他。调来汤二虎的军队、杨大马棒的军队、李守信的军队。李守信更是阴险诡诈，他把子弹用开水煮过了，托人转送给嘎达梅林。到了打仗的时候，子弹打不响，李守信带着骑兵，漫着草地追过来。游击队打死的打死，逃散的逃散，牡丹也失败了。嘎达梅林看见这情形，又是急，又是恨。他下了决心，死也不投降。抽着牲口，跨过草甸子上的尸首，单人独马渡西拉木伦河，正是河开化的时候，河心流着冰，水凉得透骨。他咬着牙，骑马渡到南岸。南岸的冰碴还没有化呢！他打马跳了两次，马蹄子扒到冰上又滑下来……”

四

王耀东说到这里，心里一阵难过，不忍再讲下去，就停了下来。回过了头，怀念地望一望抛在后面的西拉木伦河，西拉木伦河给草地遮盖住了，

显得沉静、幽美、辽阔，也包藏着不可预测的危机。听故事的人，都知道故事已经结束了，感情总是转不过弯来，觉得不大舒服，却还要问：

“到底嘎达梅林结局怎样？”

王耀东叹口气说：“结局是悲剧。”

一个警卫员非常关心地问：“什么是悲剧？他淹死了么？”

王耀东说：“淹死是悲哀的。他的最大悲哀，是他的理想没有实现。”

“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理想活着。”

插话的是女同志林秀，她不拘泥，也不呆板，要说就说：

“我记得‘一二·九’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几个东北的同学，他们最富于理想和感情，唱到《松花江上》和《五月的鲜花》的时候，就想起家来。”

曹团长半开玩笑地问她：“你唱歌的时候，也想过家么？”

“现在，我连唱都不唱它了。”

林秀摆一摆头发，爽朗地笑着，不红脸，不骄傲。她想起自己在延安整风学习，又做了一个时期地方工作，思想和情感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更健康了。

“林秀同志，你给我们唱《五月的鲜花》吧！现在正当5月。”

王耀东和刘群向她提出要求，车上的人一致附议，也有拍手的。弄得林秀很难为情，唱也不好，不唱也不好。后来她看见大家是那么热情，诚恳，推辞不掉。她轻轻地唱了几声：

五月的鲜花，
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歇！
如今的东北

.....